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二十一〕

異域男兒　方平居士

撰文：王慧萍

少年流離・投身軍旅

方平居士，廣東人，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出生泰國，家族世居當地，經營製衣、超級市場業。方氏家規，長子必須接受祖國教育，居士便在七歲（民國二十四年）那年，回到廣東。孰料回國第二年，中日戰爭爆發，遂與泰國家中失去連絡，經濟來源也因此斷絕；一向富裕的生活轉瞬成空，居士連吃飯都成了問題，更談不上受教育了。民國三十一年，戰爭越演越烈，故鄉發生饑荒，與他相依為命的老祖母因而棄世，居士於是獨自赴香港，赤手空拳打天下。

「香港地方，只要肯做、肯努力，成功並不困難」居士在港奮鬥數年，白手起家，建立起一家製衣廠。抗戰勝利後，泰國的家人，要尋人談何容易？歲月匆匆，又去數載，共產黨竊據大陸之後，在海外大力宣傳可讓失散的親人團聚，居士的父親為尋愛子，受誘將泰國資產悉數轉移大陸，中共果然也派人赴港尋找到他。當時中共在國內大力破壞，居住在香港的人非常了解，因此他拒絕回鄉，並請人傳達父親來港置產定居。孰料消息傳回大陸，居士父親因而被囚，後雖因重病獲釋，出獄不久便去世了。居士獲此惡耗，悲憤塡膺，毅然將香港的製衣廠交由堂弟管理，回大陸打游擊。民國四十一年，跟隨部隊來到金門，四十四年奉調來台。

來到台灣，居士即申請退役自謀生活，經營牧場、農場。後又到美軍顧問團工作，由工友、領班、管理員到職員步步踏實，由基層做起，民國四十七年，與葉秀英小姐結為連理。葉小姐民國二十七年出生在台北大龍峒「孔子廟」附近，六歲失怙，母親替人打零工養育她和一個姊姊，日子過得相當清苦。婚後伉儷同甘共苦，在愛妻協助下，居士回到本行—製衣業，開設「中國西服號」。這家三十多年的老字號，承製過中央五院、各司令部訂購西服，精湛的手藝，深得信賴與讚譽。

一心為善・耕耘福田

民國六十八年，方氏伉儷經人介紹，參加「做善事」的行列，每月固定繳會費在王成枝先生（慈濟玉里委員）名下，然而因為工作忙碌，並未深入了解。一年曾積極尋找他，整整十年，歷經戰爭摧殘—滄海桑田、人事變遷，要尋人談何容易？歲月匆匆，又去數載，共產黨竊據大陸之後，在海外大力宣傳可讓失散的親人團聚，居士的父親為尋愛子，受誘將泰國資產悉數轉移大陸，中共果然也派人赴港尋找到他。當時中共在國內大力破壞，居住在香港的人非常了解，因此他拒絕回鄉，並請人傳達父親來港置產定居。孰料消息傳回大陸，居士父親因而被囚，後雖因重病獲釋，出獄不久便去世了。居士獲此惡耗，悲憤塡膺，毅然將香港的製衣廠交由堂弟管理，回大陸打游擊。民國四十一年，跟隨部隊來到金門，四十四年奉調來台。

來到台灣，居士即申請退役自謀生活，經營牧場、農場。後又到美軍顧問團工作，由工友、領班、管理員到職員步步踏實，由基層做起，民國四十七年，與葉秀英小姐結為連理。葉小姐民國二十七年出生在台北大龍峒「孔子廟」附近，六歲失怙，母親替人打零工養育她和一個姊姊，日子過得相當清苦。婚後伉儷同甘共苦，在愛妻協助下，居士回到本行—製衣業，開設「中國西服號」。這家三十多年的老字號，承製過中央五院、各司令部訂購西服，精湛的手藝，深得信賴與讚譽。

慈濟精神・人間至愛

方氏伉儷育有二女一子。長子仰忠目前是慈濟推動小組的一員，他加入慈濟，也有一段特殊的因緣。

民國七十一年初，仰忠奉召入伍，分派到花蓮受訓，由於母親常到靜思精舍的因緣，他也曾有兩次進入精舍的機會。在馬祖服役一年，又奉調花蓮機場，平日休假就到精舍與大家一起工作、休息。對慈濟最深刻的印象是在一次貧戶發放時，師父要他將舊鞋拿出來分發給貧民；他一看：那箱衣物，實在已經敝不堪用了，會有人要嗎？那裏知道，才拿出來馬上被搶光了，幾時感觸良多—平日出門，總為穿那一套衣服煩惱大半天，要配合場所、顏色……，然而，在這裏，到處可以看見小男孩穿著小女孩的衣服，不論美醜新舊，毫無選擇，只尤其興建慈濟醫院正是當前迫切之事；秀英居士決心為慈濟盡一分心力，便在七十二年元月，出任慈濟委員，並皈依證嚴法師，法名「靜茹」。

剛開始勸募比較困難，僅憑口頭陳述，客人來家裏，就將精舍生活，查訪貧民的錄影帶拿出來放映，第一個月勸募金額遇不滿一萬元。然而他們並不灰心，更加積極號召，至今每月勸募總額都在十萬元以上，曾有最多時更高達五、六百人。方平居士表示，剛來台灣時，一句國語也不會講，即使現在，還帶有濃重的廣東腔，儘管如此，在勸募上還能順利，主要還是因為：「慈濟本身做得相當好，給人很大的信心，與有心行善的人意念相契合，所以能獲致成功。我們沒有好的口才，只是以誠懇的心做這項實與工作—盡本份而已；有任何成就，那都是慈濟本身力量造成的！」

點燃心燈・惠我衆生

方平居士目前是「台北市縫紉工會」常務理事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區委兼小組長；多年來代表工會、黨部從事各項社會工作，竭盡心力。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，又受聘擔任慈濟諮詢委員。

在慈濟工作中，他親見許許多多的委員，從投身慈濟的第一天開始，就沒有「自我」—以師志為己志，一切以慈濟為重；這種精神深令他感佩。居士也帶著慈濟的精神加強社會服務工作，往往工會、黨部上級交代下來的工作，他都能盡心地推展，帶動大家達到更大的效果。「只要是社會工作，每一項都是同樣重要的。」

任何事情的成功，都不是偶然的，背後必是無數愛心、血汗的凝聚。方氏一家，貢獻於慈濟的血汗與心力，正是照亮慈濟世界的不滅光焰！（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）

要能穿，件件都是寶。在台北工商業發達，衣食不缺的環境下，生活二十多年的他，從沒想像到世界上有這樣一群人在貧困缺乏中討生活，而慈濟二十年來，正是全心全力在幫助這群需要幫助的人！「慈濟」開啓了他生命中廣濶的視野，突破自我而放眼天地間有情衆生；而證嚴法師—一位宗教家，以她的愛心平等面對世人，救渡衆生脫離苦厄；這種包容一切衆生的人間「至愛」，正是吸引他投身此團體的力量。

服兵役期間，仰忠可以說是大半休假都在精舍度過。退役後，他報考大學聯招，臨考前已抱著最好的心理準備「考上有考上的路，考不上，同樣也有考不上的路，每條路都有可行之處與值得去行的方法。盡人事是必須的；多欲多求，則是不必要的執著。」仰忠現在已經是輔仁大學大衆傳播學系三年級學生。

瞋怒如火〔二〕

經文：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，設入大火，火不能燒，由是菩薩威神力故。

果梵法師繪

慈濟柔居士　唐玉珠

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二十二〕

願慈：文撰

一、食品店裏結知己

唐玉珠居士，民國三十一年（西元一九四二年）十月二十三日，出生在台北縣新店直潭舊居，現年四十六歲。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，她排行第四，上有二個哥哥、一個姊姊，下有一弟一妹；舅舅膝下只有一子，對居士甚為疼愛，便在她五歲那年領養。居士到了入學年齡，舉家由新店遷往台北市林森北路，她隨即進入中山國小就讀，父兄在紹興北街從事米穀批發。居士小學畢業後走入社會，到一家食品店裏當店員，就在那裏認識了同事吳麗雪（慈濟慈敏委員），兩人無話不談，情逾同胞姊妹。二十三歲（民國五十三年）于歸李家，夫婿李建成先生任職於私人公司，居士則經營茶葉買賣，李氏伉儷育有二子，長子現服役軍中，次子就讀專科五年級。

二、失去陽光的角落

民國七十年，居士好友吳麗雪，在慈濟靜映委員介紹下，首次赴花蓮參觀，回來後第一件事，就是向結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介紹「慈濟功德會」—一個不接受供養，全力做救濟事業的「特殊」道場。居士看著麗雪滿心歡喜的介紹著，心裏作磨：有機會一定要到花蓮看看。

居士記得，第一次隨麗雪拜訪精舍，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師父提到一位花蓮貧戶，每天睡在豬圈旁邊；她心中不禁懷疑：現在什麼時代了，放眼周遭，再貧窮的人也不過房子破舊些，總不至於如此吧！不久，跟隨慈敏委員到台北縣三芝鄉實地查訪貧戶，才親身經驗到—在我們視線之外，許多陰暗角落裏，正有著許多受貧病煎熬的人們。

那天，天空飄著細雨，走過一長段崎嶇泥濘的山路，才到達三芝鄉，在鄰長帶領下，停在一戶低矮破舊的房舍前。才踏進門，幾個黑影從眼前竄過，一溜煙躲進床底下—細看是年約十一、二歲，蓬頭垢面的孩子；空洞茫然的雙眼、特有的小動作，顯見是一群智能不足的兒童；還有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。看著她們晚餐，一群孩子爭相撈著已經稀得不能再稀的「稀飯」裏僅有的米粒，桌上擺著用以佐餐的，僅是一碟糖、一碟泛黃不知名的菜，「這些食物簡直比我們倒掉的還不如！」她感慨萬端，內心驚嘆莫名。

回到家裏，那一幕情景一直在她腦海裏盤旋不去，一向自稱「好睡」的她，當夜竟失眠了！夫婿體貼地問：「平常你一沾枕頭就睡得不省人事，今天怎麼突然輾轉反側，是不是有什麼心事？」居士把當天的見聞相告，李先生當下發心捐出五萬元濟貧，支持慈濟救濟事業。五萬元，也許在某些時候只是商場交易上的「零頭」，但是，對於每月固定收入的小家庭來說，背後卻凝聚著無數愛心！

三、慈柔是女性美德

居士踏入慈濟門，民國七十一年，皈依證嚴法師，法名「慈柔」。當她從法師那兒得到「慈柔」的法名時，非常訝異，從小到大個性直爽，遇到不順心的事，脾氣馬上爆發出來，熟識的好友說她性情暴躁，從來沒有人將「柔」字加在她身上，甚至有些會員要交會費，還由別人轉交，不敢直接拿給她，因為她外表看來「很兇」。「師父一定知道我脾氣不好，要勉勵我。」此後每當她心情不悅時，聽到一句「慈柔」，馬上心生警惕，即刻回光返照，再大的脾氣也發不起來了。今天的她，體會到「柔」字的含義，「尤其是一個女人，如果缺少柔婉，家庭怎麼和諧？當然不能做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。」師父點點滴滴的教導，從生活中體會，無形中使她去除了許多習氣。

參加慈濟團體六年以來，除了家庭以外，居士總把慈濟放在第一位，有時電話一來，要去收款、查訪貧戶，她就把茶行店門拉下來，外出為慈濟工作。她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七十五年八月，醫院啓業時，當天她坐在師父後面，三師兄來請師父；忙了一天，師父累得站不起來，但是仍然不動聲色，硬撐起來。居士眼見這一幕，內心非常感動，想到平時自己一有小病痛就懈怠下來，「與師父比起來，我們做這點事算什麼？不過皮毛而已！看看師父才知道成功的背後，絕不是偶然的！」

提到學佛的感想，居士表示，我們凡夫往往著相，事實上人生難免遭遇逆境，如果心中怨艾，念念不忘：「我在行善，怎麼還有這些逆境？」因此灰心退轉，這就不是學佛，因為—坦然面對逆境不僅是在「消業」，也是我們行菩薩道的考驗。秉持此一信念，正是居士精進菩薩道的動力！（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）

TZU CHI FOUNDATION